弘簡錄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八

王存 孫固 孫永 祖冲 孔文仲 武仲 平仲 李之純 弟之儀

黃廉 顧臨 陳軒 章衡 薛向 祖顏 子嗣昌

安燾 許將 蔣執中 李周 徐勣

孫諤 吳時 李貽玘 吳師禮 兄師仁 王漢之 弟澳之

王存字正仲丹陽人幼喜讀書辭親往西江從師五年始歸為古文不尚雕琢鄉先生見之以為不及登慶曆進士調嘉興縣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問存至直之聚賂他官變其獄存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為歐陽修呂公著趙槩所

知治平中入爲國子直講遷著作佐郎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數與王安石厚及執政存與論事不合不少貶以干進嘗名見熙陳時政皆時所難言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爲國史編修兼修起居注故事起居雖日侍上而奏事必稟中書存乞復貞觀故事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神宗從其言始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元豐二年擢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圜丘合祭非古嘗親祠北郊如周禮遷右正言官制行請自熙寧以來羣臣緣論事得罪或被詿誤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得隨材名擢以備官使語合上意收拔甚衆又言赦令出上恩比歲治獄多不原減官司禁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執政不悅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自廢或請令培築如故又請拆民

盧之侵官遣者詔已行存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驩呼相慶元祐初進樞密直學士兵戶二部尚書永裕陵財費不贍時告蕭二年拜中大夫歷尚書左右丞言四事一畿內保甲先帝不憚艱難而爲之既已就緒無故不可廢今京師兵衛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二不當罷侍郎韓維侍御史杜純諫官王覿夫一正人去天下失望忠讜沮氣讒邪之人爭進矣三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賦詩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四凡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屢却以無可矜恕却之則是有司欲生之而朝廷反破例殺之壞祖宗舊制不可蔡確以作詩怨訕存欲薄其罪坐階端明殿學士知蔡州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鄰里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與酬酢鄉黨榮之紹聖初名爲吏部尚書

言黨論寖不可長慶曆中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濫
及善人者願陛下察之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改杭州奉崇
禧觀祠遷右正議大夫致仕故事當得東宮保傅議者故殺其
恩存歸老首營家廟未幾降通議大夫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
光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
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幼有立志九歲讀論語曰吾能行此
石介一見以公輔許之擢進士調磁州司戶參軍從平貝州論
誅首惡赦脅從與文彥博意協轉霍邑令遷秘書丞爲審刑詳
議官韓琦知其賢引爲編修中書諸房文字治平中侍講潁邸
升儲又爲侍讀即位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
固知神宗志欲經略西夏因先事以戒言待遠人宜示之信种

謂舉兵非計。願以韓安國魏相魏徵論兵大略。參校同異。則是非炳然矣。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論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則可。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凡四問。皆以此對。及青苗法行。固極陳其不便。會韓琦疏至。帝頗感動。謂固曰。朕熟計青苗法。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及上有意。宜亟圖之。以福天下。既而竟不從固復領銀臺司胡宗愈坐言事罷蘇頌陳薦以論李定免。固皆力爭。及議尊僖祖言太祖有天下傳之萬世請以爲始祖僖祖當別立廟如漢太上舂陵故事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伸其尊琦歎其議足垂不朽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眞定府遼人盜耕解子平地歲且久爭弗能還固微得其要領愧折之正疆地二百里熙寧末以

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元豐初同知樞密院時建安南順州固言其地瘴癘不可守請棄之得內徙二萬戸又因夏秉常廢上欲西討固言舉兵易解禍難必不得已請聲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上笑曰此眞酈生之說爾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上曰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豈可使宦官爲之。今陛下任憲則士大夫孰肯爲用上以爲迂不悅他日固又言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將五路並進獨憲不赴雖得蘭會罪不可赦其後師果無功上亦悔之改大中大夫樞密副使進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尋奉祠哲宗立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徙鄭州元祐二年召除侍讀拜門下侍郎以年老乞骸太后勉留之令就第治文書朝會拜儀聽休于幄次固感激強起累官右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五帝后哭皆出聲輟視朝贈開府

儀同三司謚溫靖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交久而益信故
吏歷艱險不爲人所疾害傅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淸節孫
公之淳德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嘗自謂人當以聖
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
盡司馬光過鄭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日公行且相宜視先後
緩急審處之紹聖間奪遺澤并所贈官列黨籍徽宗以神宗舊
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孫永字曼叔趙州平棘人祖冲字升伯舉明經歷鉛山麗水令
登進士授將作監丞歷晉絳二州通判河決棣州寇準請徙州
治詔沖往視言徙州動民不若塞河爲便遂以知棣州自秋至
春凡四決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爲京西轉運累遷刑部郎
中湖北河東運使入判登聞鼓院直史館出知河中府徙潞州

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權兩京留司御史臺至給
事中卒所至以强幹稱能任鈎距多得事情晚節無家法尤寡
廉聲禾十歲而孤蔭爲將作監簿擢進士調襄城尉宜城令至
太常博士韓琦奬譽其詩引爲諸王府侍讀勸顥王毋留意韓
非子升儲進太子舍人神宗卽位擢天章閣待制安撫陝西言
叛民景詢之孥會赦不原非所以示信歷河北陝西都轉運使
論解鹽市馬國之大計今别爲一司使主者專其柄外臺無所
統隷苟爲非法孰從而制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論邊臣
方靜王韶無故騷動恐變生不測及新寨劉家堡失利請戮偏
裨以塞責禾曰尤人自免於已安乎竟用是降知和州召還詳
定編敕知審官東院上問浙法於民便否對曰非臣所知又問
倉庾吏及府吏受百錢則黥爲卒此法行今尚爲姦否對曰屬

盜罪死猶犯況配隸耶使人畏法而不革心臣亦不敢必其無犯也。又問肉刑丞奏肉刑深害仁政。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遂不果行復直學士知瀛州時瀛冀河決民租以災免者州縣催徵如故丞連章論止之仍命發廩以振白溝巡檢趙用擅引兵渡界河逐人指爲兵端數暴邊上丞請正用罪寘之獄敵兵罷去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呂嘉問使都人列肆輸錢以免直丞奏市算下逮錐刀爲人患苦御史張琥劾以棄同即異罷奉中太一祠元豐中判軍器監出知太原帝訪時務言近者造戎器倍常外間謂將有事征討又忻代鹽惡遲使必欲售反坐防兵盜販闌越之罪夫兵非輕用之物願軫不戢自焚之憂民食本不可彊豈宜累及卒史上皆善之入判將作監進端明殿學士病遣上醫調視奉祠踰年起知陳州徙潁昌請免丞裕陵

運粟民牛數萬哲宗初召入歷拜工戸吏三部尚書改資政殿學士復奉祠卒年六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謚康簡永外和而內勁論議常持平不求詭異事或悖于理雖逼以勢亦不為屈與人交終身無怨仇范純仁蘇頌皆稱之以為國器

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人兄弟皆以文名時號三孔性狷直寡言笑刻苦問學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贍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楊白主司擢進士第一調餘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轉台州推官熙寧初范鎮以制舉薦對策九千餘言力排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啓上御批罷歸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范鎮皆言本以求直言而乃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不聽蘇頌歎曰斯人不遇命也夫然亦非朝廷之福也吳充欲援寘館閣會有忌之者俾除國子直講又

不習王氏經義換爲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軍時征西夏貢調兵夫數十萬勞民損費及諸路出兵首尾又不相應遂人厭苦文仲陳三不便言三代用兵恐不如是元祐初召爲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時議皇族惟楊荊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王孫之比文仲言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宜疏間骨肉議遂寢尋遷起居舍人左諫議大夫日食七月朔條上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厭兆祥改中書舍人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疾益甚而還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揭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倔強。求勁直如經父者。今無有矣。詔原恤其家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之有文集五十卷　武仲字常父登甲科調穀城主簿遷齊州教授

爲國子直講二艱毀瘠特甚右肱爲不舉元祐初歷秘書正字校書郎集賢校理改著作郎國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侍講邇英殿歷起居中書二舍人直學士院言朝廷罷侍從轉對專責以論思苟不恃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輪二人次對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禮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請從臣爲州者杖以下公罪止劾官屬俟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刑不逮貴近全朝廷體貌之意著爲令徙宣州後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復所著有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義甫應制科呂公著薦爲秘書丞集賢校理兄葬南康詔除江東運判護其事尋提點

江浙鑄錢改京西提刑紹聖中削校理知衡州以常平粟腐惡
乘民闕食損價糶之提舉董必劾其不行新法陷失官米凡六
十萬罷獄徙知彬州責思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
夫名爲戶金二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
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宫平生長於史學工文詞著續世說
釋解釋詩諸書傳于世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無棣人登進士熙寧中爲度支判官江西
轉運副使御史開尹劾廣西提刑許彥先受邕吏金令往究以
爲起于出納之口辭但不當治彥先得免徙成都路轉運使成
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其損上詔之純議之純
曰蜀民賴此百年奈何一旦奪之事遂寢秩滿復留凡數歲始
還拜右司郎中神宗勞曰還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劍外安靖年

穀屢豐卿之力也轉太僕卿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滄州召爲
戶部侍郎改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殿待制知瀛
州俄以直學士知成都遷御史中丞建言朝廷事下六部長貳
不暇省但隨省吏視其前後批以制緩急之序是胥吏揔制命
令也宜令列曹長貳隨其所承當行即行當止即止必稟而後
決毋拘于文則吏不得舞權而下情達矣又言爕理陰陽輔相
之職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間者國論稍虧雅睦語言傳
播動係觀望不可不謹董敦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
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之紀皆疏其誣罔以疾改工部尚書紹
聖中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　從弟之儀字端叔能爲文尤工
尺牘蘇軾謂其入刀筆三昧登第幾三十年始從軾辟定州幕
府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

言其黨軾不可任京官詔勒停徽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爲范
純仁遺表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熟復徙唐州終朝請大夫
黃廉字夷仲洪州分寧人登進士第薦之安石以爲能辨新法
白神宗召訪時務對曰朝廷立法之意初非不良四方推奉紛
然不同如河朔被水河南齊晉旱淮浙飛蝗江南疫癘陛下既
不盡知兼以吏非其人所以法行而民病也帝即命體量振濟
東道除司農丞還報合旨擢利州路轉運判官爲監察御史裏
行建言成天下之務莫急于人才願令兩制近臣及轉運各得
舉士既以名聞于上復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之則急才之詔
不虛行于天下矣又言比年水旱民蒙支貸倚閣之恩今久饑
初稔累給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
取之及論王中正任使太重俞充結中正致宰屬臣慮漸不可

長河決曹村壞民田廬舍漂溺無算廉受詔安撫京東擇高地作舍以居分遣吏移給遠不能至者流民所過賦糧貸私牛棄男女咸與錢贖養丁壯以力充顧凡所活二十五萬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遣人求代北地分水畫境廉謂失中國險固啟劉很心其後契丹果冒取不耕地下歸屬門父老以爲恨中正發西兵用一調二廉言民殷剝至骨斛斟不乏與足矣忍自竭其根本邪既而大軍潰嫁罪于轉餉廉詣上黨對理貶秩元祐元年召爲戶部郎中時陸思閔茶法爲川陝害遣廉按察之廉言前所行誠爲民患若悉以予之則邊計不集蜀貨不通園丁將受其敝請勿改熙豐榷茶而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匹朝廷可其議使以直秘閣提舉明年還爲左司郎中遷起居郎集賢殿修撰權寄都承

旨上官均論其徃附蔡確爲欲改陝西都轉運使終給事中年
五十九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少通經學長于訓詁皇祐中舉說書爲國
子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熙寧初詔編武經要略入見問
兵策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
十事以獻出權湖南運判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同判
武學進集賢校理開封推官尋知潁州入爲吏部郎中秘書少
監以直龍圖閣爲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臨資性方
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有回撓自處東省封駁論議凜然有
古人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朝廷方事回河拜天章閣待制河
北都轉運使蘇軾李常王古孫覺胡宗愈等皆言臨忽去朝廷
衆所嗟惜宜留寘左右以補闕遺別選深知河事者遣往梁燾

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無其人在朝求如庠者恐不易得皆不報至部未幾復以給事中召還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爲翰林學士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中人梁惟簡得罪過洛臨與之宴集運使郭茂恂狥將宰意劾之奪職知歙州黨事行斥饒州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

陳軒字元輿建陽人登進士授平江軍節度推官元祐中爲禮部郎中徐王翊善再遷中書舍人上言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召對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才今視朝數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願詔有司舉前故事又言所在巡檢招惰游惡少以隸土軍暴橫爲患請以廂卒代從之俄爲高麗使館客其使求市歷代史冊府元龜及

獄隸領其事武器有盜殺人而巡尉捕平民抑使誣服向廉其
冤脫死者六人入爲開封度支判官權陝西運副制置解鹽足
支十年而歲調畦夫數千向奏損其數兼提舉買馬請斥監牧
閒田予民收租置場於原渭市以羨鹽馬歲至萬匹昭陵復土
計用不貲三司不能供億將移陝西緣邊鹽入于永安縣向陳
五不可以爲失信商旅遂舉所鬬之數以獻俄坐與客爭驛罷
知汝州數月復官進轉運使房陵助役如永昭時凡將漕八年
所入鹽馬芻粟累數萬民不益賦課獨最焉坐种諤議城綏州
不俟命罷知絳州移信潞二州熙寧二年立條例司向言諸路
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年歉難于供億因而富商大賈
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兼六
路賦入宜置平準賜內帑錢五百萬上供米三百萬貢以便宜

蓄買制其有無名均輸法即命傾使綱舟歲久利於侵盜每假
風水以滅迹又多爲主者冒占向恐脅迫俾詣本曹覺遏益務
督察以地之美惡利之重輕爲立等式兼行誅賞遷天章閣待
制四年權三司使河洮用兵費不可貲向未嘗乏供及解嚴疏
乞戒將帥裁益員汰冗卒省浮費節橫賦手敕褒納進龍圖閣
直學士遼人求代北地遷向知定州加給事中樞密直學士諜
知契丹陰令人僞應募兵向逆捕取戮之瀛州市北使久留都
亭出不遜語僉謂雲應點兵涿易治道將必渝盟向言兵來不
除道彼欲疆議速成故多張虛勢以撼我使者懼不如其請姑
肆嫚言以徼倖取成耳後皆如議遷工部侍郎元豐元年同知
樞密院事向幹局絕倫善商財利計算無遺策然亦不能不爲
民病所上課間失實時方尚功利安石從中主之數有言者不

聽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材至論用兵邊機明決帝嘗以習知環
慶地形疆界名訪問得至大用及在政地同列質以邊事向獲
威持重未嘗啓其端奉詔令民畜馬旋知不便議欲改爲街賣
論其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改隨州卒年六十六元祐中錄
其言謚恭敏子紹彭有翰墨名　中子嗣昌亦以吏材奮崇寧
中歷熙河運判梓州陝西運副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入爲左
司郎中擢徽猷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渭與慶州監公使庫
坐監臨自盜責安化軍副使郢州安置徽宗有意圖北方遣譚
稹訪諸帥皆力言不可嗣昌乃潤飾謀詞以開邊隙起知相州
復待制知太原論築涇原三倉勞加顯謨閣直學士又以撫納
西羌功進延康宣和殿學士拜禮刑二部尚書坐啓擬反覆罷
奉祠久之知延安賜第京師當遷官丐回授其子昶京秩嗣昌

屢遭貶多以欺罔獲罪人以造亂之咎歸之降待制卒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父日華三班院吏後以燾恩封光祿大夫
卒年九十餘燾幼警悟不與羣兒伍登第調蔡州觀察推官至
太常丞主管大名府路機宜文字歐陽修薦爲秘閣校理判吏
部南曹荆湖北路運判提點刑獄兼常平農田水利差役當新
法行。司農符檄日夜下。追胥苛切。保任旁午。燾平心奉法。列其
泰甚於朝。移使京東入見神宗偉其儀觀留檢正中書孔目房
尋修起居注元豐初假左諫議大夫往報高麗還直學士院兼
知審刑院決滯訟五百餘案因言敵獄上省者。輕重有疑。必至
駁勘。勢既不敵。法官不得不顧避稽停。請自今以疑獄讞者。皆
得輕論。從之。求外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陳州入判軍器監命館
遼使知儀俄權三司使改戸部尚書同知樞密院會夏人欵塞

乞還侵疆蘇言地非要害固宜予之然羌情無厭當使知吾有

過而息兵不應示以厭兵之意二府欲并棄熙河蘇固爭但歸

以葭蘆等四砦元祐二年進知院事言爲國者不可好用兵亦

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遇患朝廷已擒鬼章二邊少靖每

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並塞雖僅保障

戍實塹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弱梁氏擅權族黨

貪渠多反側顧望宜有以離間之使回戈復怨此一奇也其後

夏人自相擕貳使來修貢悉如其策宜仁患國用不足議裁冗

費痛抑外家并及宗室蘇謂此舉不可不深思熟計太后悟而

止又議河流入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自小吳未決

之前河雖屢徙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此爲限今決而西則河

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岸遂爲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竊

兵河外。可爲寒心今水官之議與獻納之臣惟論地形較功費
不考利害輕重徙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爲緩非至計也後功果
不就母憂免喪拜觀文殿學士知鄭州徙潁昌河南入爲門下
侍郎祀明堂爲儀仗使舉劾從官絕馳道穿仗而過者燾本與
章惇布衣交惇覬其助己燾不肯少下宣仁詔宗室爲三年
服惇欲革爲期燾爭曰上以先后保佑之久追崇如恐不盡玆
用明道故實耳遽改之恐播諸天下非佳聲也乃止惇右陽翟
民蓋漸欲薄其罪燾不可帝欲逐常安民燾爲救釋惇遂與隙
譖其與安民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父憂服除値徽宗立復知
樞密院舊制內侍出使言所得旨於院雜實乃行後多輒去燾
請按治都知閻守懃領他職祈罷不以告郝隨得罪援赦復用
皆爭之請老以觀文殿學士知河南疏言自紹聖元符以來用

事之臣。持紹述之名。誑惑君父。上則固寵位而快恩讐。下則希進用而肆朋附。彼自爲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爲公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臣不敢高談遠引。獨以神考之事切于今者爲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紹聖以還。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虛耗。未有甚于此時。而謂之紹述。豈不爲厚誣哉。願陛下監之。又言。東京黨禍已熾。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崇寧元年論棄湟鄯罪。降端明殿學士。方棄鄯州時。龔實居憂。默不敢自明。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新州團練副使。移建昌軍。再歲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年七十五。後五歲悉還官職

許將字冲元。閩人。進士第一。調簽書昭慶軍判官。代還。通判明

州神宗名對除集賢校理同知禮院編修中書條例自太常丞遷改右正言直舍人院判流內銓皆上特命舉朝榮之初因綜核無法擬謂選人必先南曹次考功吏得緣文為姦選人又莫敢訴將奏罷南曹開公舍以待來訴者士無留難進知制誥契丹來請代地以兵壓境聘使不敢行將毅然請往命詣客院閱文書而後行至境居人踰屋椽聚觀南朝狀元及肆射輒先破的館客蕭禧果以代州為問曰界渠未定且往大國分畫將徐曰此事中飭邊臣足矣何勞遣使禧不能對歸報神宗善之以知審官西院又直學士院判尚書兵部時河北保甲陝西河東弓箭社閱楚槍牌手雖有名籍而按閱無法將一切整撫之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會治虞蕃訟釋諸生無罪者蔡確舒亶因昭之逮其父子繫御史府踰月得解黜知蘄州明年以龍圖閣

待制知秦州改揚鄆二州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將至其俗自息久之民鮮犯法者三圄皆空召爲兵部侍郎上疏言兵略曰措于形勢之內最彰而易知懸于權用之表最微而難見此天下之至機也是以兵戎有制名雖不同縱而橫之方而圓之使萬衆猶一人車馬有數用雖不同合而分之散而歛之取四方猶跬步制器有度工雖不同左而右之近而遠之運衆莫猶掌握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又條奏入事兵之事有三曰禁兵廂兵民兵馬之事有三曰登馬市馬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給用及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立具以上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元祐三年再入翰林拜尚書右丞始與執政同議用張利一張守約領兵及中旨用王文郁姚兕將復有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論其窺伺主意衒直賣友罷爲資

政殿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大名會黃河東北二議未決將曰度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視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口可止兩不能奪各因其自流以待之紹聖初入爲吏部尚書乞依元豐詔定北郊夏至親祀進左丞中書侍郎章惇蔡卞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非盛德事復問漢唐誅黨人故事對曰二代固有之祖宗以來則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上皆納之嘗議正夏人罪以涇原近夏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楶後楶果有功崇寧元年進門下侍郎金紫光祿大夫撫定鄯廓州邊臣欲舉師渡河朝議難之將獨謂外國不可以爽信而兵機有不可失既已戒具願遂從之未幾河湟果復捷書至

以功轉特進中丞朱諤論其居政地十年。左顧右視。見利則回。初無定論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在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爲。逮至建中。尚爾冒居。將謂言得其情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又降學士知潁昌改觀文殿奉國軍節度使知大名居六年告老爲祐神觀使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子份龍圖閣學士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謁告王安石器之命子弟與從遊擢進士調須城簿時大興河役役夫謀而潰因起大獄執中往代始帖然富民賂吏白轉運使將刱橋所以罔市利執中爲疏其害卒不能奪安石引編修熙寧條例遷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路旣險絕期且廹走一校諭其酋即相率歸錄功當遷秩請還贈父

丹就徙轉運判官名爲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鎭朝廷議取諸縣牧地民占耕歲久當平丘墓伐桑柘耕家相聚而泣執中爲請于朝詔復與民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會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挺身立其上隨者如蟻不日埽成元祐初入爲吏部郎中請選人由縣令錄事參軍致仕者升朝籍得封其親俄兼徐王府侍講翊善遷起居中書二舍人起居郎至給事中有司議天下讞獄失出入者與同坐執中駁之曰先王重入輕出恤刑之至意一旦均之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非皇上好生之仁邢恕遇赦復用執中言恕最結蔡確鼓倡扇搖今復其官懼疑中外遷刑部侍郎紹聖初上官均指爲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爲政寬厚有仁心屢雪刑獄活以百數明年夢神人畀以騎都尉誥旦爲客言之談笑而逝年六十三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調長安尉都巡檢趙瑜多行無禮獨于周不敢肆轉洪洞令縣南有澗支流溢入歲賦薪楗發人徙遏之周爲築新堤以扞民不告病改知雲安縣鹽井征課百萬通判施州羌俗不習服牛之利爲選謫戍知田者市牛教之使耕辟地數千畝軍食以足神宗以孫固薦名對詢曰知卿不遊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識司馬光乎對曰不識訪以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也若救中國以勤遠略譬之急手足而禍腹心非計上領之翼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朕且以爲御史執政疑其異已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獄時方興水利或議釃滍河爲六渠以益鉗盧陂水周曰滍河原高委下捍以堤猶患決溢若又導之必致爲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度用工費已入十萬盍姑罷其一試之渠卒無功明年河溢鄧城幾沒始

思周蔑然竟以直道罷判西京國子監慈聖皇后復土庀職陵下中貴至者旁午交舍郡幕競為華靡周曰臣子執喪不能寢苫枕塊奈何又從而侈乎哲宗立名為職方郎中朝議欲棄蘭州周曰隴右故為唃氏所有常為吾藩籬今唃氏破滅若棄之必歸夏彼以區區河南尚為勍敵苟益以河湟是盡得吐蕃故地非秦蜀利也遂不果棄遷太常少卿秘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為陝西轉運使權工部侍郎旋以集賢院學士知邠州徙鳳翔河中府提舉崇福宮改集賢殿修撰紹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周歷官久未嘗私謁執政有公事詣中書白之薛向使三司欲辟為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嘆曰若人未易屈也卒年八十

徐勣字元功南陵人登進士調吳江尉桂州教授王師討交趾轉運使檄勣從軍餉路艱險民多避役使者捕得千餘人使勣

杖之勣曰是皆饑羸病乏不勝杖姑涅臂示戒足矣使者怒欲斧劾勣勣不爲動又語副使趙禹曰師出淹時主帥郭逵宿留不進無討賊意何由成功因具蠻人情狀疏于朝謂斷者人主之利器今諸將首鼠不進惟斷自上意旣而果皆無功舒亶聞其名將薦爲御史勣惡亶爲人辭不答擢知建平縣入爲諸王宮教授通判通州瀕海隄廢不治歲苦漂溺勣督防卒護築之隄成民賴其利復教授廣陵申王院改諸王府記室參軍徽宗居藩悅其鯁直即位擢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遷中書舍人時紹聖黨與人懷異意帝一日語勣朕每聽臣僚進對非詐則諛惟卿朕所倚賴因論擇相之難云已名范純仁韓忠彥勣頓首賀得人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勣奏京之姦惡有同盧杞不肯與聯職固辭遷給事中翰林學士陳六事曰時要任賢求諫選

用破朋黨明功罪命修神宗史久不成勅言今元祐紹聖各持好惡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京卞純用安石日錄各爲之說論議紛然請盡取當時宰相家藏記錄參訂是非勒成大典帝命草詔戒史官盡心去取毋使失實帝初政銳意欲損新法之害已而曾布容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勅對曰聖意豈非欲兩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實徒徇形迹臣未見其可又因論棄湟州請自今勿妄興邊事自古失於輕舉以貽後悔皆此類也京以勅與何執中皆宮僚舊臣每曲意事之勅不少降節會親病謁歸俄而居憂京與何執中摘勅行章悖詞以爲詆毀先烈主管靈仙觀入黨籍起知江寧言者復論罷歸大觀二年知太平州入覲極論茶鹽之害帝以用度不足爲言對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在

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耳尋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蔡京自錢塘召還相見以微言撼動曰元功遺逸在伯通右伯通既相矣動笑曰人各有志京愬不能對伯通執中字也尋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動挺挺持正尤爲帝所禮重而不至大用時議惜之

孫鼛字叔靜錢塘人父直言徙江都鼛年十五游太學蘇洵牓甫稱之以蔭調武平尉捕獲名盜數千謝賞不受改越州司法參軍趙抃薦其材知偃師縣湔中優人能俳服以不語感衆相傳有與法奔湊其門鼛收按姦狀伏辜辟雍頻長安幕府韓去仍留五年以簽書西川判官擢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徙兩浙由福建運判召爲屯田員外郎鼛微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遇京還朝塗中迎謂曰我獲

用於天子若助我否蓍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乃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為少府少監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蓍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幾共疏論之當國者不樂二人罷徙蓍知開封遷太僕卿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論經始規畫之勞轉大中大夫徙鄆州坐邑人子為草祭之謠指切蔡京京怒誣以他謗提舉鴻慶宮起知單州致仕卒年八十六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靖通蓍篤於行義在廣時蘇軾謫居惠州極意周旋二子娶晁補之黃廷堅女皆罹黨禍家人危懼蓍一無所顧時人稱之

吳時字伸道邛州人學究出身再試中第知華州鄭縣轉運使檄州運米五萬輸長安鄭獨當三萬時貽書使者曰三萬斛之

費以車則千五百乘以卒則五萬今縣民可役者纔二百五十八戶耳古者用師則麤糧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就食。誠能移兵於華與雍相去百六十里不惟前費可免一旦欲用朝發而夕至矣使者從其言陸師閔幹秦蜀茶馬辟爲屬章楶欲薦爲御史力辭之除睦親宅教授提舉永興路學事徽宗時召爲工部員外郎改禮部兼辟雍司業大觀興算學議以黃帝爲先師時言今釋奠孔子但例中祀數學六藝之一耳若祀黃帝當以何禮乃止遷太僕少卿言者指爲張商英黨出知耀州提舉河東常平歲饑發公廩以振民童貫經略北方每訪時以邊事輒不答還爲大晟典樂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內侍何訢論監衡州酒猶領節度使時奏奪之尋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進對問及取燕事答曰祖宗盟血未乾渝之必速亂蔡攸以告王黼斥爲

腐儒求去提舉太平宮卒年七十八時敏於爲文未嘗屬稾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廚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爲蘇軾所知與晁補之齊名登進士調徐州教授孫覺爲守與從容講學論古人行已處世之要相得懽甚李清臣薦爲正字遷校書郎秘閣校理通判潞州民死多不葬昭玘爲斥官地畫兆竁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爲一變入除秘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永興京西東路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召爲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崇寧初又坐嘗傾搖先烈每歎元豐敕條倡從寬之說罷主管鴻慶宮入黨籍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凡貯十囊命曰燕遊十友爲之序以爲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執政侯蒙爲昭玘先所取士蒙思其舊恩使人致

巳意恥玘惟求秘閣法帖而已使陜西時延安小將車吉被誣爲盜出之吉後立戰功至𨻶城使遇于京師拜前日感公生存之恩願以名馬爲獻笑却之晚知歙州辭不行始韓忠彥欲用爲起居舍人曾布持之靖康初復以舍人召時巳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

吳師禮字安仲錢塘人上舍登第調滙縣主簿知天長縣名爲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初師禮遊太學時兄師仁爲太學正守春秋學他學官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師禮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鼓衆質之師禮引據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喜之後相遇於泌陽遂定交久之坐預饋鄒浩免官徽宗初授開封推官蔡王似宮吏有不順語下府治獄成詞不及王擢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素工翰墨帝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

極之初嘗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進問者獎其得體以直秘閣知宿州卒

師仁字坦求篤學厲志不事科舉喪親廬墓下日倩旁寺僧造飯一鉢以充饑不復置庖爨僮僕郡守陳襄鄧潤甫翁宗孟皆以遺逸薦元祐初名爲太學正遷吳王宮教授卒

王漢之字彥昭衢州常山人父介舉制科以直閣至秘閣校理漢之登甲科調秀州司戶參軍知金華澠池二縣爲鴻臚丞知眞州時詔諸道經畫財用上諸朝漢之言所在無簿籍是以不能周知而校其登耗願令郡縣先置籍總之諸道則天下如指諸掌從之入爲開封推官歷工吏禮三部員外郎太常少卿蔡京置講議司引漢之爲參詳官擬禮戶二部侍郎除顯謨閣待制知瀛州講行何承矩所規塘濼及保塞五州爲隄種木淩復

其故雄州歸信容城災兩輸戶請蠲稅吏不聽漢之言薦一契丹蠲之爲朝廷嘉詔從之擧名拜兵部侍郎奉使契丹還言其主捨克荒淫不恤民亡可跂足而待徽宗悅以知定州久之徙江寧方臘亂錄奏報禦捕功加龍圖閣直學士進延康殿學士卒年七十　弟渙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補武勝軍節度推官爲杭州教授知祁上縣元祐中爲太學博士校對黃本秘書通判衛州薦入編修兩朝國衛信錄徽宗立召對奏言求言非難察而用之爲難今國家每下求言之詔其實乃或不然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不復進說而小人肆爲詭譎可喜之論苟容偷合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惟是之從事無今昔惟當爲貴人無同異惟正是用則人心說治道成而天意得矣帝納之拜吏部員外郎遷左司歷起居中書二舍人遍省之日詞頭三十

三下筆即就崇寧初進給事中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坐與陳瓘等交解職知舒州入黨籍詩知福州復徙廣州有蕃客殺奴濒之悉論如法改歷洪滁潭杭楊五州張商英相名爲給事中吏部侍郎商英罷復出守越入年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以疾提舉明道宮卒年四十五濒之性淡泊恬於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趣向如此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一終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二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淸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九

李淸臣　元絳　龔原 孫梓 蔣之奇 葉濤 沈銖 沈錫 謝文瓘 子旣

汪澥 王無咎　蔡肇　郭祥正　葉祖洽　蔡蹏

俞㮚　時彥　霍端友　呂嘉問 李孝壽 李孝稱

蒲宗孟　吳居厚　林希 父槩　溫益　陸蘊

張閣　范致虛　王襄 趙野　孫昭遠　梅執禮

程振　李熙靖　譚世勣　孫傅　耿南仲

聶昌

李淸臣字邦直魏人七歲知讀書經目輒誦幼卽善屬文韓琦聞

其名妻以兒子登進士調邢州司戶參軍轉和川令屢薦應得
京官適舉主辭向公事未竟礙銓格判銓張揆擿使自陳謝曰
人以家保已顧捨之薄矣願待之揆離席曰君能如是未可量
也應材識兼茂科歐陽修得其文以比蘇軾治平二年試秘閣
韓維擢置第一曰荀卿氏筆力也及廷對時會霖雨災異叠見
論者類歸咎濮議清臣獨不謂然條對言天地之大譬如人之
一身腹心肺腑一有蔽塞則五官爲之不正民人生聚天地之
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
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策入等以秘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
聲藉甚英宗召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從韓絳使陝西慶
卒亂家屬應誅清臣請配隸爲奴坐貶海州通判久之還故官
出提點京東刑獄設耳目方略名捕齊魯盜賊且盡爲韓琦作

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遷爲兩朝國史編修撰河渠律曆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謂不減漢史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翰林學士拜吏部尚書元豐六年授朝奉大夫爲尚書右丞元祐初轉左丞時方變熙豐法度淸臣固爭不可罷爲資政殿學士歷知河南永興哲宗親政拜中書侍郎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淸臣發策問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而羌戎之患未息弛利以便民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是之爲皆聖人亦何取必哉策士悟其指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一變范純仁去位淸臣獨專中書亟復靑苗免役除諸路提舉官以覬相位顧蹤轍軋已適其過以激上怒罷逐之時已召章惇未至淸臣心益覬之及惇相復與

為異惇欲籍文彥博呂公著以下三十人悉竄嶺表清臣言諸臣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大駭物聽帝乃揭榜朝堂頒餘人不問鄜延金明砦主將張輿戰死惇怒將盡戮官軍吏士四千餘人清臣言果爾則異時亡將必舉軍降敵矣詔祇誅牙兵俄坐姑子田氏外婦妄告謀反被劾以大學士知河南徙真定初蔡確子渭上書誣罔清臣心知其誣弗之省坐奪學士徽宗立入為門下侍郎尋為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清臣本起窮約居身儉樸蚤以詞藻受知神宗建大理寺築都城皆命作記其體製重宏放自成一家居官奉法毋敢撓以私亦能不念舊怨曾為舒亶姚勔所劾及亶以贓抵罪獨申救之嘗紹聖議貶勔清臣請薄其罪然志在利祿謀國不公百計欲取宰相故晚節惇謬竟不如願以死後朝議以復孟后

罪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元絳字厚之其先臨川危氏唐末什祖仔倡聚衆保鄉里為楊氏所敗奔杭州為錢塘人易姓曰元祖德昭仕吳越至丞相絳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登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捕豪民王豹子寘于法數斷疑獄民驚以為神范仲淹表其才知永新改知海門擢江西運判知台州大水冒城民廬蕩析絳出庫錢作室數千區令民得自占流者皆復業入為度支判官除直集賢院為廣東轉運使值儂智高反建遡江水砦數十以待遁寇給治樓堞械器轉輸餉食以功遷工部郎中改兩浙河北轉運使召拜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福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廣越荆南又為翰林學士知開封拜三司使參知政事請老神宗命其子耆寧校書崇文院慰留之會太學虞蕃訟博士受賄事

進者寧蔡確劾罷繇知亳州入辭改潁州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都留提舉中太一宮以太子少保致仕帝猶眷顧不衰命營第居京師繇言臣有田廬在吳乞歸帝嘉之以來至吳踰歲以老病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謚章簡繇工于文詞爲流輩推許蕃戎書詔多出其手景靈宮作神御十一殿夜傳詔草上梁文遲明上之居官所至有威名而無特操少儀矩在翰林謟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

龔原字深之遂昌人少師安石取高第與葉濤沈銖俱爲國子直講安石改學校法引以自助相與盡力坐虞蕃訟受諸生茶紙三人皆免官元祐初詣訴理所得直爲國子丞太常博士言北郊合祭非理願亟正之加秘閣校理充徐王府記室時司馬光得政召與語譏切王氏原反復辨捄不少衰光歎曰王氏習

氣尚爾耶出爲兩浙運判紹聖初召拜國子司業兼侍講請以安石新經義字說洪範傳及子雱論語孟子義刊板以傳一時學校舉子靡然從之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未幾安惇論前直講時事以集賢殿修撰出知潤州徽宗初曾布召入爲秘書監進給事中駁蔡京除姻戚五人爲郎官論郝隨得罪不許居京師鄧洵武不宜再入史院勸帝爲哲宗行三年喪主議者斥其妄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修撰知揚州還朝歷兵工二部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原素與陳瓘善瓘擊蔡京或謂原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知亳州卒年六十七

孫傅字濟道爲人懦如不勝衣聞金禍慨然悲不食念有以自見不可得兀朮居和州以偏師萬人築塹新塘過絕濡須之路傅率家僮百餘襲之鄉里從者三千餘人獲一千戶緊

衆數百輛重稱起縱遣所掠州民父母妻子將歸于滁和遇金兵大至乃改道圩上騎據其衝不得前多赴水死揮麾其衆曰今日鬬死足爲義士自棄溝瀆無益也直前搏戰遂爲所獲挺劍刺其一人罵不絶口金人臠割之年二十二新塘有蔣子春者教授里中金人見其挾書人物秀整喜之欲命以官子春怒罵亦殺之

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進士乙科爲國子直講坐虞蕃訟免官以壻於王氏即往從安石學爲文詞哲宗立上章自理得太學正遷博士紹聖初爲秘書正字編修神宗史進校書郎曾布薦爲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撰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所責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制詞文極醜詆與安燾交惡燾降學士封還書命言在元祐時嘗詆文彥博棄熙河今先

帝萬世之功不宜加罪蔡京劾爲黨罷知光州又以訴理有過
爲范鏜所論連三黜布復引爲給事中居數月而病以龍圖閣
待制提舉崇禧觀卒　沈銖字子平眞州人父季長安石妹壻
領國子監事銖少從安石學登高第改宿官主簿紹聖初起爲
太學博士轉秘書正字崇政殿說書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
期以爲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福應哲宗屢首肯之遷起居
郎兼侍講權中書舍人論吳居厚使京東時聚斂不當除戶部
尙書詔具實狀不能對罰金引疾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
弟錫字子聰以王安禮任爲鄂州司戶參軍崇寧初爲講義司
檢討過蔡京銓次元符上書人欲定罪錫以爲遠方之士未能
知朝廷好惡若槩罪之恐非敎世厲俗之道京不從除衞尉丞
歷祠部左司二員外郎提點江東刑獄知婺州入兼定嘉二王

侍講進太常少卿拜兵部侍郎以徽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徙江寧府按張懷素遺黨疏其誣妄由是他郡繫者皆得釋歷知海蔡汝宣四州以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登中科教授大名中丞黄履薦為御史臺主簿除秘書正字考功右司二員外郎徽宗立擢起居舍人轉給事中修神宗寶訓所論率是安石請擇當時大政事大號附飾其要旨而為之說以進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皆倣此遼主洪基殂遣文瓘往弔令從者變服而入坐貶秩二等崇寧元年出知濮州謫郎武軍移處州又以集英殿修撰知濟州卒　子睨宣和中為駕部員外郎知汝州欽宗時上封事十篇論事切至使金趨提點京西北路刑獄金人犯汝州睨自襄陽領兵往援之戰死

汪澥字仲容旌德人少從胡瑗學易已乃與王無咎同學於安石預著三經字義首傳誦之其說始行熙寧太學成分錄學政登進士調鼎州司理參軍知黟縣入為太學正累遷國子祭酒兼定嘉二王翊善擢中書舍人為大司成議學制不合遂以顯謨閣待制出知婺州歷潁昌改陳壽二州徙應天府提舉崇福宮卒贈宣奉大夫　王無咎字補之南城人登進士為儀真簿天台令已而棄去復調南康簿好書力學居常閉門與人寡合惟安石言論是從讀書不厭寒暑行役亦不暫釋至京師時安石方向用士大夫多從之游有卜鄰以考經質疑者所在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安石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詔以為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能為文長於歌詩初事安石深見器重又

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為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為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時歷除戶禮二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張商英薦召試進起居郎前此試三題率以宰相上馬為候至舉援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拜中書舍人纔踰月以草御史幸義責詞不稱罷為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論其學術反覆包藏異意非議辟雍奪職奉祠會赦復官尋卒

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登進士知武岡縣轉保信軍節度判官從章惇辟為察訪判官當安石用事將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一人處畫有異議大臣即當屏黜神宗覽之曰此必宰執素親昵者出其章以示安石因問卿識郭祥正乎其人似可

用安石恥爲小臣所薦極口陳其無行遂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棄去隱于縣青山而卒

冊曰功父名聞乃趨時好忍捐珠玉檮櫟是抱若彼醜徒何足與較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廷試對策首迎合用事大臣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一釋褐簽書奉國軍判官選判登聞檢院爲國子丞至校書郎元祐初歷集賢校理職方員外禮部郎中給事趙君錫論自安石變法士習大異非崇王氏學無以得高第顧未有若祖洽之公然詆誚者出提點淮西刑獄紹聖中由左司郎中起居郎拜中書舍人給事中祖洽性狠愎專詭附言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願稽合羣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馬光呂公著獲終陛下恩禮隆縟蔡確

受遺定策而貶死嶺外乞恤其孤又言使確當時稍失事幾珪
果得遂姦謀則先帝遂失正統不知今日神器孰歸臣爲朝廷
宗社明確之功正珪之罪勸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宗足
矣其論率類此尋坐舉王回不當出知濟州徙洪州所至以牟
利黷貨聞詔事會布人目爲小訓狐布用事欲名大用韓忠彥
不可自爲寶文閣待制知青州未赴布覓引爲吏部侍郎布罷
出知定州徽宗怒其躁妄降集賢殿修撰提舉沖佑觀復知洪
與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卒

蔡薿字文饒開封人廷試對策揣蔡京復用言熙豐之德業足
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繼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
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
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

以爲疑動搖國是不以爲俾劉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得擢第一須所對于天下解褐卽授正字遷起居中書二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蕤一意謟附蔡京敘族屬尊爲叔父及攸修等出見蕤遽自悲曰向者大誤翁乃叔祖比皆諸父行也遂列拜之會八寶赦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輕者出籍蕤不肯書言者論其不能擴上恩意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制知杭州蕤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椅論頗異。欲害瓘以滅口。因其子正彙告京不軌執送京師復召蕤爲給事中又諜使石悈治瓘幾不免語在瓘傳御史毛注言其巧言惑衆造爲釁端不報范粲中始以上書入邪等至是得進階蕤言其嘗毀神考哲宗有弗共戴天之讎自今春黨人復官士論駭愕有致疑於紹述

者乞削其敘遷貽示好惡從之張商英作相常安民與之書激
使爲善薿弟萊剔其稟示薿即論之以搖商英薿遷翰林學士
坐妄議政事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方建神霄宮薿先奏辨
下詔褒獎名爲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御史言薿游太學。則挾詭
計以鉗諸生。居侍從則挾私事以脅宰輔。處門下。則借國法以
快私忿。宜重寘諸罰。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安置宣和中復
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杭州爲政習怒徇情任刑大慘方臘亂後
西北戍卒代歸人得犒絹薿禁民與爲市下其直而彊取之卒
怒縱火焚州治將殺之薿踰垣走免詔奪職罷歸卒

俞㮚字祇若江寧人以上舍生賜進士第一歷辟雍博士秘書
正字吏部員外郎起居舍人兼定嘉二王記室擢中書舍人進
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毛注議罷增石炭場㮚駁其非除顯謨閣

待制知蔡州改襄州還拜給事中上言學校三代所同然熙寧四年以前議者以爲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三年以前議者以爲是四年則非之豈學校固若是哉觀望者無定說爾必使士有成才人無異論事之不美者不出於學校然後爲得言頗見行蔡京再相憾所用士多畔已惟東始終遂拜御史中丞陳士風六弊以發戶部尚書劉炳陰事忤京意改翰林學士遷兵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德府罷提舉崇禧觀又以毀紹聖法度貶常州團練副使安置太平州復述古殿直學士知江寧卒

時彥字邦美開封人舉進士第簽書潁昌判官入爲秘書正字集賢校理紹聖中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坐受賜增拜隱而不言廢罷復提點河東刑獄徽宗立召以吏部員外郎擢起居舍人至太常少卿以直龍圖閣出爲河東轉運使入累吏戶二部侍

郎尹開封都城苦多盜捕得則皆亡卒吏憚於移問往往略之彥諶一以公憑爲驗否則拘繫之以俟報坊邑少安以奏獄空遷工部尚書進吏部卒

霍端友字仁仲武進人徽宗即位舉進士第一授宜義郎不閱月累遷校書著作起居郎中書舍人故事舍人止服黑角帶帝顧見之曰給事舍人等爾而服飾相絕如是始命服金紫犀帶佩魚進給事中至大司成禮部侍郎上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自今可令內外侍從更出迭入以衛禁闥殿大邦俾天下之勢如持衡然庶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即自請補郡以顯謨閣待制出知平江改陳州爲政以寬聞不立聲威陳地卑下苦潦時疏新河入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端友請益開二百里徹于淮水患遂息內侍石燾傳詔索瑞香花數十本端友疏罷之

轉吏部侍郎至通議大夫卒贈宣奉大夫

冊曰宋制大尉每稱國器政地台階十年躐致熙寧而後

悉皆此類桌彥鄙夫曾何足齒蔡京蔡攸回至今覘泚

呂嘉問字望之以蔭入官由條例司權戶部判官筦諸司庫務

行連竈法於酒坊歲省薪錢十六萬緡自王韶創緣邊市易之

法安石善之用魏繼宗議即京城置市易務凡貨有可居及滯

而不售者悉以平價收之願以易官物者聽命嘉問提舉嘉問

上建置十三事居二年連以羨課受賞神宗聞其擾民因語安

石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大傷國體安石強詞自

解至譏朝廷叢脞以為不知帝王大略且曰非嘉問孰敢不避

左右近習非臣孰為嘉問辨者帝曰即如是舉朝何故咸稱不

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略曰天下之財匱乏良由貨

不流通貨不流通由商賈不行商賈不行由兼併之家巧爲推
抑故設市易京師以售四方之貨常昂其價高於兼并之家而
低其倍蓰之直官不失二分之息則商賈自然無滯矣又以人
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
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此皆百姓所願不如人言今吏祿雖
云增原未及昔日所得之半市易所收免行錢亦未足以償倉
法所增之祿以此推窮則利害立見矣值大旱帝憂心惻怛語
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以
上初市易隸三司薛向爲使嘉問恃勢陵之會布代向心不能
平會上出手札詢布布召繼宗訪實繼宗憤嘉問掠其功遂列
上其迫挾官府多收息錢及他姦利事詔布與惠卿同治惠卿
故憾布至三司脅繼宗使證布增加其言繼宗不從事未決安

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既執政竟成前獄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安石復相名檢正中書戶房復能出知江寧轉運何琬劾其營繕越法徙潤州復坐免久之入爲吏部郎中光祿卿言者交論市易之害言朝廷出本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于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坐削三秩黜知淮陽軍悉罪前被賞者紹聖中擢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加直學士知開封府阿附章惇蔡卞鍛鍊上書人罪至焚去案牘以滅口徽宗即位暴其罪惡出知懷州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鄂州安置而死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以目爲家賊故不得與祖父同傳

李孝壽字景山爲開封戶曹參軍嘉問命攝司錄事成其寃獄多殺不辜坐削秩蔡京復之累遷

大理太僕二卿顯謨閣待制爲開封尹閭里亡賴子自謂脫託癈疾凌良民孝壽籍其名移付旁郡加直學士出知興仁開德二府蔡京起章綖獄復還孝壽開封使即訊窮治逮繫踰千人方冬慘掠囚躄指脫足投于垣外日夜鍛鍊猶嫌其緩又知虢兗二州坐與巡檢戲射狂人張立死除名無何起知蘇州政和初拜刑部侍郎三尹開封有囚逃獄盡執守兵及吏凡殺四十餘人猶以獄空表賀毛注論其殘虐乞加譴不聽後以疾罷爲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死贈正奉大夫、李孝稱字彥聞及之子以蔭登朝崇寧中提舉湖北京西常平提點京西南路刑獄以阿蔡京姻宋喬年遷工部員外郎不閱月轉大理少卿連奏獄空擢工戶二部侍郎爲開封尹逮治陳瓘子正彙竄流海島京愈德之進工刑二部尚書數增秩而死贈光祿大夫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熙寧元年改著作佐郎召試學士院以爲館閣校勘校正中書戶房兼修條例進集賢校理時新置三司提舉帳司官辭豐地要人人欲得帝特與之呂惠卿制手實法許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宗孟言此天下良法所以正百年未正之版圖初何所擾而待豐歲乎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張弛其法民益困病俄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帝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爲翰林學士兼侍讀舊制學士止服金帶宗孟入謝帝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特加佩魚著爲令書局承旨張誠一顧肆横挾中有以脅同列宗孟於帝前白其姦帝以爲不阿拜尚書左丞將大用帝常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遽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

耶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未論別事只辭極密一節他人雖逼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至無以容僅一歲御史論其荒于酒色又繕治府舍過制罷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士徙亳杭鄆三州鄆介梁山濼素多盜宗孟繩治之雖小偷微罪輒斷其足筋由此盜益起徙河中以慘酷奪職知虢州明年復知河中還其職帥太原移大名卒年六十六宗孟性侈汰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燭三百常日盥濯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每用婢數十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是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軾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一曰儉蓋鍼其失云

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進士爲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閒田以均給梅山猺計勞得大理丞轉司農屬元豐間提

舉河北常平增損役法五十一條賜銀緋爲京東轉運判官升副使居厚精心計會時方興利籠絡鈎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歲得數十萬緡詔褒其能擢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前使者皆以不職蒙譴乃與河北蹇周輔李南公會境上議鹽法請以鹽息買絹資河東發大鐵錢二十萬貫佐陝西軍興募民養保馬利孔搜剔無遺居厚本起州縣凡流無閥閱勳舊徒以言利得幸不數歲至侍從嗜進商利之徒競爲朘削所至成風而居厚尤掊克劇盗王冲因民不忍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衆取投諸冶居厚間道遁去元祐治其罪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黄州尋復起爲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間賴其利名拜戸部侍郎更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爲永泰陵橋道頓遞使坐積雨留滯罷知和州崇寧初

復尹開封拜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爲資政殿
學士東太一宮使恩許服方團金毬文帶自是執政視此出知
亳州徙太原道都門留爲佑神觀使遷知樞密院事政和三年
以武寧軍節度使知洪州卒年七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居厚
在政地久以周謹自媚無赫赫顯惡惟一時聚斂推首稱云。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祖高父槩俱太常博士有治行槩字端父
幼警悟登進士爲校書郎知長興徙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言
今用兵大患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
不寻權而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能亦必屢戰而屢敗
後終集賢校理有所著史論辨國語希登第調涇縣主簿還爲
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后父喪太常議服淺素希
奏改服耕熙寧聞遣使高麗聞命懼形於色叫辭神宗怒責監

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禮院遷著作佐郎禮部郎中元豐六年預修兩朝寶訓元祐初歷秘書少監起居中書二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偽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除集賢殿修撰出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加天章閣待制紹聖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欲逞毒於元祐諸臣使典書命許以執政希遂甘心焉復爲中書舍人自司馬以下數十人貶官之制皆希爲之詞極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修神宗實錄兼侍讀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爲顯承遷禮吏二部尚書翰林學士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已使希同知樞密院以相伺察希曰爲布所誘且怨惇不引已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布罪因并罷希出

知亳州轉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徽宗立徙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右正言陳祐論其黨附權要名節掃地貶知揚州卒年六十七

溫益字禹弼泉州人天稟狡猾能傅會第進士歷大宗正丞利州路并湖南轉運判官工部員外郎紹聖中由諸王府記室出知福州徙潭州鄒浩南遷菲宿村寺益遣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而去他如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被逐在其境內率為所困用事者悅之未及用而徽宗以潛邸恩召為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讀陳瓘論其不宜列侍從處經帷不報除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猶兼侍讀時執政倡言帝於哲宗當服兄弟之服曾肇舉史記所稱堯舜同出黃帝以譬臣堯制服三年益意附執政奏史記世次不足信堯舜非

同出得遷吏部尚書建中靖國元年拜尚書右丞鄧洵武獻愛莫助之圖帝初付曾布布辭改付益益得藉手希進勸帝宜相蔡京指天下一切善士以爲異論極意附京會京與布爭事帝前益叱曰曾布安得無禮帝不樂布既得罪京遂爲相進益中書侍郎其仕宦從微至著無片善可紀及是時復與京立異一日京擬監司郡守錢歸等十人益稍不謂然京使鄭居中從其所問之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郎顧不許耶今丞相除授皆其姻黨欲不逆其意得乎京聞亦頗悔之而踰年卒年六十六子萬石至尚書

陸蘊字敦信侯官人登進士爲春秋博士經廢員省改會要所檢閱文字崇寧中提舉河北兩浙學事哲宗親政名拜禮部員外郎轉吏部郎中入對言詔禁元祐俗學不以使一路而猶得

爲守令臣恐未見其可請併禁之遷辟雍司業議原廟不合黜知新金縣還爲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至中書舍人請葺滑州天慶觀立學事司考課法擢御史中丞引門下侍郎余深親嫌自列徽宗不許在職頗論事言御筆一日數下而前後相違非所以重命令輔相大臣宦官戚里賜第營繕奪占民居縣官市材不予其直貴游子弟以從官領閑局奉朝請爲員很多無益於事又賜予過制中外用度多於賦入數幸私室乖尊卑之分非臣下之福其言皆中時病尋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改延州弟藻同時由列曹侍郎出知泉州閩人以爲盛事後加顯謨閣直學士引疾提舉鴻慶宮卒

張閣字臺卿河陽人第進士由衛尉主簿遷祠部員外郎爲人儉薄無行以媚事蔡京徙吏部郎中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改

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拜給事中殿中監爲翰林學士京免相閣當制歷數其過詞語暫抆人士多傳誦之京復相遂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思所以固寵辭日乞自領花石綱事浙部和買絹杭居十三請均之他郡歲餘經理有叙去惡少年之爲人害者以治理聞召拜兵部尚書兼侍讀復爲學士卒年四十六

范致虛字謙叔建陽人登進士爲太學博士坐送鄒浩停官復結左街道錄徐知常徽宗名見除左正言通判郢州崇寧初召爲右司諫改起居中書二舍人與蔡京相結引爲講議司詳定官坐議不合京黨劉昺擠之改兵部侍郎入處華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又附張商英貶通州政和七年復入爲侍讀修國史除刑部尚書時獄坐王寀妖言論死致虛爭之因得滅竄士論

復以爲賢還尚書右丞進左丞毋喪起復言不當用師契丹恐
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時相惡其立異遂聽終喪服闋知鄧
州改河南多趣時好營飾道宇賜名練真宮中人覘景華苑欲
奪富弼園宅致虛言不可而止靖康元年除知京兆府兼陝西
宣撫京師被兵詔與五路會兵入援時節制陝西錢蓋兵十萬
至潁昌遁王襄亦南走致虛獨與孫昭遠命杜常將民兵萬人
合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步騎二十萬統以右武大夫馬昌
祚趨京師夏倣將萬人守陵寢有僧趙宗印喜談兵席益薦之
便宜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令總舟師趨西京而自引
大軍陸行斬僉使持詔止援師者遂奪潼關作長城白關起迄
于龍門所築僅及肩致虛素有勇無謀一聽宗印以僧爲軍號
尊勝隊行童子爲一軍號淨勝隊舟師至三門津令整兵出澠

關金守將高世由語粘罕致虛府儒宗印大言實不知兵裨將
冷彥仙勸以行者利速多爲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若羣
聚而出一戰於險則皆潰矣不聽至是軍出武關至鄧州千秋
鎮爲婁宿所衝死者過半杜常夏淑先遁斬之略遠似荀等留
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高宗即位言者論劾徙知鄧州尋加
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力辭而薦席益李彌大唐重自代次年
金將銀朱兵歷境致虛遁宗印不戰而走責授安遠軍節度副
使英州安置後幸建康召復資政殿學士知鼎州行至巴陵卒
附銀青光祿大夫

王襄初名寧鄧州南陽人登進士崇寧二年以軍器監簿言事
稱旨擢虞部員外郎改光祿少卿出察訪陝西遷顯謨閣待制
權知開封府政務浩穰訟者株蔓纍縲滿獄襄晝夜決遣四旬

供藍以獄空受賞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侍郎出知杭海鄆三
州改應天府歷禮兵二部尚書出知穎州改永興軍捕城妖賊
王寧適同名請更名宏司諫石公弼論之徙汝州奪職奉鴻慶
宮祠大觀三年起爲集賢殿修撰知潭州改兵部侍郎使高麗
還對稱旨賜今名歷工吏二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坐薦引近
侍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鄆天倩落職罷祠久之起知鄆州加資
政殿學士徙知淮寧府以言事忤王黼復奉祠宣和六年又起
爲河南尹金人再入出爲西道都總管張杲副之以所部兵會
康王于虞城縣高宗即位命知河南與趙野分總西北道諸軍
坐迁道宿留降寧遠軍節副永州安置卒　趙野開封人登政
和進士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中書太子三舍人給
事中大司成刑部尚書翰林學士時京黼更秉政植黨相擠莫

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宣和七年拜右丞升左丞靖康初爲門下侍郎徽宗東幸出爲北道都總管已而落職提舉崇福宮元帥府建除爲宣撫與范訥守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襃既責野亦降安遠軍節副安置鄧州建炎初復起知密州時盜賊充斥命令阻絶野棄城去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追執之遂見殺

孫昭遠字顯叔眉州人登進士詔長沙尉辟河東經畧司歷知鳳翔天興二縣河北山東撫諭盜賊幹當公事尋擢河北燕山府路轉運使靖康初名爲水部員外郎金圍太原宋師多潰遣昭遠與折彥質同乘傳招集會洛陽陷留守王襄徙治襄漢授昭遠西道副總管道收潰卒至京兆遇范致虛同進遂刼涇原帥席貢秦鳳帥趙點鄜坊使張深後期之罪建炎元年遷河南

尹西京留守兼都總管至洛收集散亡得兵萬餘栅伊楊使民
入保其冬金人來攻遣將姚慶拒戰而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
啓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金兵益熾戰不利其下欲擁南遷
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而去何爲叛兵
怒反擊昭遠遂遇害官屬無免者追贈徽猷閣待制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起進士調常山尉薦爲敕令所刪定官
武學博士司成强淵明言其賢蔡京謂未嘗識面執禮聞之曰
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歷軍器
鴻臚二丞比部度支二員外郎吏有以楊戩名持茶券取錢三
百萬執禮一閱知其妄遽以白於上罪之進吏部左司郎中國
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徽猷前執政林攄
以復故職中旨孟昌齡奪鄆人屋楊戩占外郡卒之留役中都

者又張佑董菲夫廟偕求賞皆駮奏罷行遷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出示園池妓妾之盛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瘡痍未息豈歌舞宴樂時乎退又戒之以詩黼愧怒會孟饗原廟後至奪職出知蘄州俄復集英殿修撰徙滁州時鹽賦虧額滁苦抑配執禮請於朝詔捐二十萬滁人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召爲翰林學士遷除吏部尚書改戶部尚書方軍興調度不足請以禁內錢隸有司凡六宮廩給皆由度支乃得下有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封識不用璽執禮奏密論杖之併責典寶夫人京師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千萬計執禮與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同主根索金銀哀民力困竭方思有以塞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人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

換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爾怒呼四人責之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俁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逼嚮及門呼四人皆下馬撾殺之而梟其首執禮年四十九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嘆高宗朝追舉大夫端明殿學士復加資政殿大學士初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昉謀集兵奪萬聖門夜擣金營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

程振字伯起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一時名輩多從之游徽宗幸學以諸生有職除爲辟雍學錄遷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以孟軻廟於鄒配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從之提舉京西常平入爲膳部員外郎兼太子舍人宣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太子從容舉老子語云爲之於未危治之於未亂今不固

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區區非老子意也他日太子爲上道之徽宗語頗欲去健羨疏左右近習而宦寺楊戩輩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爲輔太子幸非常徽宗震怒執馮誅之太子之言亦廢會享明堂言古者大祭祀登俊受爵必以上嗣此禮經所載且元豐彝典具存今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聳然曰宮僚初無及此者篤爲中書舍人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悅又侍郎馮熙載出知亳州黼欲振就以醜語振不從黼使言者劾罷振靖康元年起除吏部侍郎上言柄臣不和。論議多駁。詔令屢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和戰之說。至今未一。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聖斷踰度而不暇

嚮否或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矧今外患俶擾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懲艾乎。上嗟味其言竟不能用拜開封府尹詔補亡命卒得數千人振言方多事之際若殺之必駭觀聽請盡釋以隸步軍未幾與執禮同及於難死時年五十七從子、庭、訪得其首、歸葬之、高宗贈端明殿學士官其子及親屬三人端平初曾孫東請謚剛愍陳知質、史、失、其、傳、扶、乃、安、燾、子、也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晉陵人唐相德裕九世孫祖均父公弼三代皆登進士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坐議三舍法使者劾其沮格詔令貶死熙靖擢第後又與譚世勣孫傅同中詞學兼茂科爲辟雍錄太學正升博士以父老丐外便養除提舉淮東學事入爲兵部員外郎父憂去還爲右司員外郎時王黼以太宰領

應奉司又方事燕雲立經撫房於中書熙靖言應奉非宰相所
當預尚書樞密皆有兵房經撫可以不設黼積不樂留滯久之
中以他事貶兩秩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洪州
靖康初以故官名與世勣同主管龍德宮畋顯謨閣待制道君
待之甚厚俄提舉醴泉觀張邦昌使直學士院固辭不受憂憤
廢食家人進粥麋藥餌寬譬之終不食故人視其病相持哭泣
索筆書王維百官何日再朝天句遂不起卒年五十三建炎初
錄其守節與世勣俱贈端明殿學士
譚世勣字彥成長沙人起進士教授彬州雅不喜王氏學除秘
書正字在館六年時蔡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仕世
勣獨坐直廬繙書覓日居與梁師成客隣客數致師成願交意
亦謝不答以久次除司門員外郎蔡京嫌不附已罷提點太平

宮久之遷吏部郎中倖臣妄引恩澤任子吏白有某例世勣堅
持不與已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監拜中書舍人上六事曰重
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吝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又請辨正。宣仁。誣
史。述欽聖遺旨。以復瑤華。仍用富弼侑食神祖。黜安石。配享。宣
聖。後皆施行。彗出東方大臣或進說指爲敵國將衰之兆世
勣而柔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進給事中兼侍讀內侍暄爭
殿門詬以贖論世勣駁其不恭言小惡不懲馴至大患請以童
貫爲鑒疏入同類側目何㮚建議分外郡爲四道世勣言裂天
下以付四總管而王畿所治纔十六縣有尾大不掉之慮㮚不
樂改禮部侍郎金兵南下世勣陳三策守邊爲上。守河爲中。巡
幸江南爲下。又請遣大將泰元以所部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
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卽金人不敢逼孫傅深然之格於㮚議再

息東駕至金營說其用事者以十害言講解之利詞意忠激張
邦昌僭國令與熙靖同直學士院稱疾臥不起以憂卒年五十
四
孫傅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爲秘書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禮
部員外郎言于尚書蔡脩曰天下事亟宜有所變不然必敗脩
不能用遷秘書少監中書舍人宣和末言高麗入貢所過調夫
治舟騷然煩費于中國無益時相忌之謂論同蘇軾奏貶蘄州
安置靖康元年召爲給事中進兵部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
大意以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惡國崇觀法惑時謂名言拜尚
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金人圍都城傅日夜視當矢石會得妖
人郭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將掃蕩無餘傅
與宰相何㮚深信不疑授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凡用七

千七百七十七人無問技能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旬日而得皆市井游惰有武臣欲爲偏裨京不許曰汝命明年當死恐爲吾累其誕妄類此金兵攻城益急京云擇日出兵便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識者皆爲之危而京談笑自若謂非至危急吾師不出衆數趣之易期再三乃啓宣武門出戒守陴者悉下無得竊覘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墮護龍河塡屍皆滿京遽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是日敵遂登城二年正月欽宗詣金營命傅兼少傅輔太子留守帝兼旬不返屢貽書以請及廢立檄至傅大慟曰。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因留太子不遣密謀斬死囚十數并求得貌類太子者殺之。詭言宦者欲竊太子出并悞爲亂兵所殺。冀以紿金人而匿太子民間。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傅遂以留守事付

王時雍而奉太子同詣金營。金守門者止之。曰。我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以死。從。金人挾之去。明年二月死于朔廷。紹興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定

耿南仲開封人登第提舉兩浙常平轉運判官提點廣南東路及夔州路刑獄荆湖江西兩路運副入爲戶部員外太子右庶子改定王嘉王侍讀試太學詹事徽猷寶文二閣直學士在東宮十年欽宗爲太子素親倖之及辭內禪得疾出臥福寧殿宰相百官班候日暮不敢退李邦彥令南仲入惻明日帝即位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甚禮重之賜宅一區轉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南仲自謂東宮舊臣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位居已上忌之因每事異議力主求和擯斥不附已者凡綱等所爲悉沮之康王使軍前請南仲偕帝憫其老命其子中書舍

人延禧代之金兵再至議割兩河地許和須大臣報聘乃遣南
仲往河東聶昌往河北南仲以老辭上大怒不得已偕金使王
汭行至衛州鄉兵欲殺汭汭脫身去南仲遂走相州與文武官
吏勸進高宗即位薄其爲人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奉洞霄宮祠
延禧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已而交論其主和誤國罪父子鐫
秩與祠尋責臨江軍居住中丞張澂又以爲言帝曰南仲誤淵
聖天下共知朕每欲手劍擊之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
死

聶昌字貴遠初名山臨川人上舍釋褐爲相州教授蔡攸薦除
祕書郎右司員外爲人疎雋喜周人之急擢以直龍圖閣湖南
轉運使還爲太府卿戶部侍郎改開封尹昌本厚王黼既而從
蔡京爲黼所中罷知德安府論崇信軍節度副使安置衛州欽

宗立吳敏用事以昌猛厲徑行爲可助已自散地授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道拜兵部侍郎進戶部尚書領開封府遇事奮然不顧敢于誅殺敏度不可用紿俾之引唐恪徐處仁共政獨遺昌太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撾鼓伏闕請留李綱經日不退喧呼震地遇內侍輒臠而殺之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帝顧昌諭旨衆捽其桀相率聽命時雍欲寘獄昌力止之京師危急拜同知樞密院入謝陳扞敵之策願激合義勇之士設伏開關出不意迅擣營師以報帝壯之命提兵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會議割兩河昌與耿南仲同奉詔昌當詣河北以親辭帝怒不許泣曰兩河之人忠義勇勁萬一不從必爲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閉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清麾衆抉其目而臠之時年四十九父用之以憂死

冊曰國家將亡妖孽競出名爲從臣斯乃狠疾李評錚錚

庶幾全節孫傅愚忠身死奚益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二 終